

引用:潘纪闻,许筱颖.陈士铎耳病辨治特色探析[J].中医导报,2025,31(9):226-229,244.

## 陈士铎耳病辨治特色探析\*

潘纪闻,许筱颖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北京 102401)

[摘要] 通过对自《黄帝内经》开始的经典著作及历代医家对耳病的论述进行梳理,总结陈士铎著作中与耳相关的内容,从病因、病机、治则、治法、方药等方面归纳其诊治耳病的学术思想。陈士铎对耳病的辨治体系以《黄帝内经》和《诸病源候论》为基础,承袭了历代医家的经验与观点并有所开拓,提出与耳相关的主要通路为宗脉、上焦、肝胆经、心肾经、三焦腑,其中尤重对宗脉、三焦及心肾相交结构的论述。在用药方面,陈士铎治疗耳病补虚多用轻清滋润之品,少用重浊,虽为治疗官窍疾病,却局部用药较少,仅为稍佐引经宣通,多从整体论治。

[关键词] 耳鸣;耳聋;陈士铎;宗脉;三焦;心肾

[中图分类号] R-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51X(2025)09-0226-04

DOI:10.13862/j.cn43-1446/r.2025.09.039

### Exploration of CHEN Shiduo's Characteristics i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of Ear Diseases

PAN Jiwen, XU Xiaoying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2401, China)

[Abstract] By reviewing the discussions on ear diseases in classic works since *Huangdi Neijing* and by medical experts throughout histor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ontent related to ears in CHEN Shiduo's works, and concludes his academic thoughts o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ear diseases from the aspects of etiology, pathogenesis, therapeutic principles, methods, and prescriptions. CHEN Shiduo's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system for ear diseases is based on *Huangdi Neijing* and *Zhu Bing Yuan Hou Lun*, inheriting the experience and viewpoints of medical practitioners throughout history and expanding upon them. He proposed that the main pathways related to the ears are the zongmai, shangjiao, gan-dan meridian, xin-shen meridian, and sanjiao fu,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zongmai, sanjiao, and the heart-kidney interaction structure. In terms of medication, CHEN Shiduo mostly used light, clear, and moistening medicines to tonify deficiency for ear diseases, and rarely used heavy and turbid medicines. Although treating orifice diseases, he rarely applied local medications, only slightly assisting in the promotion of the meridian, and mostly treating from a holistic perspective.

[Keywords] tinnitus; deafness; CHEN Shiduo; zongmai; sanjiao; heart and kidney

陈士铎(约1627—1710年),字远公,浙江山阴人,清代著名医家。《山阴县志》载其“治病多奇中,医药不受人谢”。主要医学著作包括《辨证录》《外经微言》《石室秘录》等。其中,《辨证录》系统阐述其临床辨证体系,《外经微言》发挥《黄帝内经》理论。陈氏学术特色主要体现在重视命门学说、强调阴阳互根、善用反治之法等方面,进一步丰富了中医学理论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现代对其著作有整理出版,如1984年版《外经微言》校注本。

耳病是耳窍疾患的统称,临床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以听觉功能减退为主要表现的病症,耳聋为此类重症;二是以主观听觉异常为特征的病症,即在无外界声源刺激时耳内自觉鸣响,称为耳鸣。两者常合并出现,《医学入门》载:“耳鸣乃是聋之渐也。”<sup>[1]</sup>现代研究显示两者并发率可达70.2%<sup>[2]</sup>。故笔者将耳鸣、耳聋统归为耳病进行论述。

陈士铎精研《黄帝内经》《难经》之学,临床经验丰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术体系,在耳病诊治方面颇有创见。笔者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82274385);北京中医药薪火传承“3+3”工程项目(2022-SZ-C-88)

通信作者:许筱颖,女,教授,主任医师,研究方向为中医“五脏应时”理论

以《辨证录》为主要研究文本,结合《外经微言》《石室秘录》等著作,系统梳理陈氏治疗耳病的临证经验,以期为现代中医耳病诊疗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 1 耳病论述及治疗源流考

1.1 先秦两汉时期 先秦两汉时期,《黄帝内经》对耳病的认识已形成系统理论体系,但多偏向于耳病的重症耳聋阶段,将其耳病病机归纳为3个主要方面:(1)阳经受邪。《素问·缪刺论篇》载“邪客于手阳明之络,令人耳聋,时不闻音”<sup>[1]</sup>,《素问·热论篇》亦载“伤寒……三日少阳受之,少阳主胆,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sup>[2]</sup>。皆明确指出手足少阳经与耳窍的密切关联,表明阳明、少阳经脉的气机逆乱或经气不畅可直接影响听觉功能。(2)阴经失调。《素问·脏气法时论篇》言:“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虚则目眈眈无所见,耳无所闻。”<sup>[3]</sup>《灵枢·脉度》亦言:“肾气通于耳,肾和则耳能闻五音矣。”<sup>[4]</sup>揭示了三阴经中肝肾二脏与耳功能的密切关系,肝气郁结和肾精亏虚均可导致耳窍失养。(3)宗脉虚损。《灵枢·口问》谓:“耳者,宗脉之所聚也……胃中空则宗脉虚……故耳鸣。”<sup>[5]</sup>阐明胃腑精气亏虚不能上奉宗脉,可致耳窍失养而发为耳鸣。《灵枢·厥病》有言:“耳聋无闻取耳中。耳鸣,取耳前动脉。”<sup>[6]</sup>根据张景岳所注,耳中为手太阳经的听宫穴,耳前动脉为手少阳经的耳门穴,即耳鸣耳聋可治从出于上焦的太少两经。“耳痛不可刺者,耳中有脓,若有干疔,耳无闻也。”<sup>[7]</sup>此两种未提及治法,张景岳在《类经》中提出祛除病理产物而耳病可自愈,故不特列治法。又“耳聋,取手小指次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先取手,后取足。”<sup>[8]</sup>即取手少阳经的关冲和足少阳经的窍阴穴,为治从少阳之意,再次强调少阳经在耳病治疗中的关键作用。

1.2 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对耳病的认识有进一步发展。《诸病源候论·耳聋候》指出:“手少阳之脉动,而气厥逆,而耳聋者,其候耳内辉辉焯焯也。手太阳厥而聋者,其候聋而耳纳气满。”<sup>[9]</sup>区分了不同经脉病变所致耳聋的特征表现,即手少阳导致的耳聋,因脉气上逆,表现为耳中如有气裹,模糊不清,时或有声,手太阳之气上逆导致的耳聋表现为耳内气胀,两者都有听力下降,但具体表现的症状不同。《诸病源候论·耳鸣候》有言:“肾与膀胱合,病苦耳鸣,忽然不闻,时恶风。膀胱虚则三焦实也。”<sup>[10]</sup>补充了膀胱与三焦在耳病发病中的作用。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专列耳病一篇,对耳病治疗有较为完整的论述,治疗分为内服法和外治法。内服法以补肾填精、温肾助阳为主,兼用通络开窍之品,以利耳窍;外治法多采用棉裹药物入耳,选用芳香通窍、活血通络、温阳散寒药物,并佐以滋阴之品以防燥性太过。

1.3 宋金元时期 宋金元时期,名家辈出,金元四大家因地域气候的不同发展出自己独特的理论,又有易水学派创立脏腑辨证,都对后世中医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张元素在《医学启源》中有言“凡治聋者,适其所宜,若热证已退,其聋不已者,当以辛热发之”<sup>[11]</sup>,强调非热证耳聋当用辛热药物宣通上焦,并指出治疗重症耳聋需兼顾扶正。朱丹溪于《丹溪心法》中将耳病病因归纳为四类:精脱耳聋、气厥耳聋、挟风耳聋、劳损耳聋。其辨证以虚实为纲,实证治以开痰散热(如防风通

圣散、礞石滚痰丸),气郁者用槟榔丸行气解郁;虚证则主以四物汤等养血补益之剂。

1.4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中医耳病理论更趋系统化。中医学理论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拥有了更加完备的理论框架。张景岳于《景岳全书》中将耳聋归纳为五类:火闭(邪火上逆)、气闭(肝胆气逆)、邪闭(风寒外袭)、窍闭(外伤所致)、虚闭(精气亏虚)。其提出耳鸣虚实辨证要点:“凡暴鸣而声大者多实,渐鸣而声细者多虚。少壮热盛者多实,中衰无火者多虚。”<sup>[12]</sup>即根据声音大小及体质强弱区分。叶天士则强调:“体虚失聪,治在心肾;邪干窍闭,治在胆经。”<sup>[13]</sup>这一观点既承袭《黄帝内经》理论,也为陈士铎等医家所继承发展。

## 2 陈士铎对耳病的病机认识

2.1 少阳风火上郁 《外经微言》指出:“胆之汁主藏,胆之气主泄,故喜通不喜塞也。而胆气又最易塞,一遇内郁,即胆气不通矣。”<sup>[14]</sup>阐明少阳胆经以气机通畅为要,情志内伤或三焦不利易致胆气郁滞。风邪外袭,首犯太阳之经,若太阳阻挡不利或停留太阳日久化热,则易入少阳。《四圣悬枢》强调“少阳以相火主令,足少阳以甲木而化气于相火,顺则下蛰而温肾水,逆则上炎而刑肺金,故少阳之经,最易病火。”<sup>[15]</sup>指出少阳为多气少血之经,邪入少阳易从阳热化,外有风邪内有郁火,风火相加则病愈甚。风邪外袭与内郁之火相合,循经上扰耳窍则发为耳病,轻者耳鸣如蝉,重者耳肿流脓。陈士铎主张此时不宜单用祛风泻火之品,而应以润胆养阴为主,兼顾少阳津液。

2.2 肾虚火邪上冲 《素问·上古天真论篇》载:“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气而藏之。”<sup>[16]</sup>强调肾藏五脏六腑之精气,且其性象水,以阴为用,故补肾之虚常需滋补其阴液。《诸病源候论·耳候》言:“耳者…肾气之所通,足少阴,肾之经也。劳伤血气,热乘虚也,入于其经。”<sup>[17]</sup>若因房事不节、过服温燥或久病之后伤及肾阴,致肾中津液不足,后又因情志或辛劳引动肾中伏火,火邪易循少阴之经而上攻入于耳窍。火为阳邪,其性燔灼炎上,故见耳中如针触作痛,日久则耗损津液,致耳窍不养功能失司。陈士铎治疗此类肾虚火炎型耳病主张“水中泻火”法,认为当以滋养肾阴为主(如熟地黄、山茱萸),佐以宣通耳窍之品(如石菖蒲),使肾阴得充而虚火自降。

2.3 三焦气虚郁闭 《诸病源候论·耳疼痛候》明确指出:“上焦有风邪,入于头脑,流至耳内,与气相击,故耳中痛。”<sup>[18]</sup>这一论述揭示了风邪侵袭上焦导致耳痛的病理机制。耳窍作为上焦所属器官,当上焦气虚时,不仅易受外邪侵袭,更因失于充养而出现耳鸣等症。临床表现为按压耳部可暂时缓解耳鸣,此乃外力促使局部气机聚集,暂时充养耳窍所致。《灵枢·营卫生会篇》有言:“上焦出于胃上口,并咽以上,贯膈而布胸中,走腋,循太阴之分而行,还至阳明。”<sup>[19]</sup>阐明上焦气血的生成与输布与阳明经密切相关。《诸病源候论·三焦病候》进一步强调“三焦为水谷之道路,气之所终始也”<sup>[20]</sup>,而《金匱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则进一步指出“膻者,是三焦通会元真之处,为血气所注”<sup>[21]</sup>,主张三焦是沟通上下内外的“一身空隙”,此空隙无处不在,贯穿全身整体<sup>[22]</sup>。这些论述共同构建了上焦作为气机运行通路的理论体系。陈士铎在《辨证录·耳痛

门》中针对三焦气虚兼邪的耳聋证候,提出“此乃阳虚而气闭也,法宜补阳气为主,而兼理其肝肾之虚”<sup>[13]</sup>的治疗原则,其认为治疗首先应补益阳明气血,因阳明为多气多血之经;其次兼顾滋养肝肾,顾护下焦根本;最后适当配伍升散之品,以疏解上焦邪气。

**2.4 心肾不交气闭** 陈士铎尤其重视心肾之间的关系,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心肾相交的理论,不再局限于心肾二脏本身的相互影响,扩大为心肾相交能对人体整体气机产生一定作用。《辨证录·耳痛门》言:“凡人心肾两交,始能上下清宁,以司视听。肾不交心,与心不交肾,皆能使听闻之乱。然而肾欲上交于心,与心欲下交于肾,必彼此能受,始庆相安。”<sup>[13]</sup>即心肾相交以后,上下的气机能够正常运转,故视听功能无碍,若因心火过旺亢盛于上,则心气不下而不能交于肾,或因肾水过寒在下沉凝,肾气不能上达心窍,上焦失养,此两者都会引起上焦气机失衡,进而引起视听觉的失常。故陈士铎认为此时应采用滋肾填精,酸收固涩之品以滋肾源,同时用养心安神填补心阴,以清心活血之品畅通经脉,保证心肾之间道路的通畅。

**2.5 心火亢盛气逆** 《素问·金匱真言论篇》有言:“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耳,藏精于心。”<sup>[14]</sup>提出心开窍于耳,虽古籍中多言心开窍于舌,但舌本非窍,说文有言“窍者空也”,历代对此有所争议,部分医家对于心所开之窍,更认同心开窍在耳之说。杨上善在《黄帝内经太素·脏腑气液》提到:“手太阳心之表,脉入于耳中,故心开窍在于耳也。”<sup>[14]</sup>心与小肠互为表里,两者通过正经相连,小肠经上入耳中,滋养耳窍。《素问·缪刺论篇》指出“手少阴心之络会于耳中”<sup>[15]</sup>,可见心开窍于耳有实质性的经络结构支持,手少阴心之络和与心相表里的小肠经都上连于耳,故心火偏亢会对耳窍产生影响。陈士铎承袭此说,在《辨证录·耳痛门》中提出“心火过盛,则肾畏心焰,而不敢上交矣”<sup>[13]</sup>。即由心火亢盛所致的耳鸣,使耳中有风雨之声,如鼓角之响,治当清心泻火,养血安神,同时滋润肾阴,肾中阴气得上,则心火自宁,同时宣通心络,恢复心入通于耳的经络状况。

**2.6 肝血亏虚气逆** 陈士铎在《本草新编》中有言:“肝血亏则木无血养,木必生火,以克脾胃之土矣。”<sup>[16]</sup>肝为藏血之脏,又为刚脏,体阴而用阳,主气机疏泄。《诸病源候论·虚劳候》<sup>[17]</sup>有言:“大怒气逆伤肝,肝伤,少血目暗。”若有大怒之后,肝气上逆,逆则本脏伤,成气郁或瘀血,易致肝血耗损。血分已虚,涵养不足,若再有外因所引,肝气则随之浮越而循经上逆,肝胆二脏为表里,其气机互相影响,肝气上逆则少阳之气亦随之气逆,致气机郁闭于上,故见两耳作痛出脓,太阳穴作痛,此为少阳之气郁也。《辨证录》言:“肝为肾之子,肾气既通于耳,则肝之气,未尝不可相通者,子随母之象也。”<sup>[13]</sup>即肝气亦随肾气通于耳。故陈士铎提出在治疗耳病时需考虑肝阴的状况,不可以一味用升散而不顾阴分之亏,在清散少阳的同时辅以养肝润胆之品,若津液得充,肝胆之气逆自平。

### 3 耳病的治法方药

**3.1 清润少阳,风火自息(润胆汤)** 因风邪袭于少阳,少阳津液不足而化火的耳病,陈士铎采用清润少阳之法,方名润

胆汤。《辨证录·耳聋门》载药物组成为“白芍一两,当归一两,柴胡一钱,炒栀子二钱,玄参一两,天花粉三钱,菖蒲八分”<sup>[13]</sup>。方中重用白芍、当归以养少阳津液,玄参养下焦津液,退虚火,天花粉清热化痰,和栀子共清中上焦之火,柴胡升提少阳郁结之气,使气得散,白芍养少阳津液兼以和解,菖蒲开宗脉,使耳窍得通,诸药之功得以上达,取点睛之妙。刘喜明教授认为胆火上逆之证治疗时泻肝胆之火亦不得忘清心火,治宜小柴胡汤、栀子豉汤加减。<sup>[16]</sup>

**3.2 滋肾涵阳,虚火自灭(加减八味丸汤)** 《辨证录》有言:“肾中之火,乃龙雷之火,火衰则易动而难息,盖火衰者水衰也。”<sup>[13]</sup>肾阳不足,则虚火上扰耳中作痛,此虽为热证,然实为阳虚不能制约所致,而阳从阴生,其本在肾水之亏。对于此一交感即耳中作痛,甚则发痒流脓的耳病,陈士铎以八味丸加减以治之,既大补肾水,亦取其阴中求阳,引火归元之意。《辨证录·耳聋门》载方药组成为“熟地一两,山茱萸五钱,丹皮五钱,泽泻二钱,茯苓三钱,山药五钱,麦冬五钱,北五味一钱,肉桂二钱”<sup>[13]</sup>。方中熟地黄、山茱萸补肾养阴,牡丹皮活血通络,兼清厥阴之热,茯苓、泽泻利水渗湿,补中有泻,使补而不壅。山药补中益阴,麦冬、五味子效生脉饮意,以酸收润上焦津液,则虚火自去。张志远认为肾虚火逆所致的耳鸣治宜滋肾益精、清热开窍,自拟滋肾清火汤以治之,用熟地黄、山茱萸等味厚质重之药以填精<sup>[17]</sup>。

**3.3 养阴益气,通达三焦(发阳通阴汤)** 针对阳虚气弱,气机不能外达导致三焦郁闭的耳病,陈士铎采用十全大补变方,《辨证录·耳聋门》载药物组成为“人参二钱,茯苓三钱,白术二钱,黄芪三钱,肉桂五分,熟地五钱,当归二钱,白芍三钱,柴胡一钱,甘草五分”<sup>[13]</sup>。阳气由阴分所化,且肝肾病多以阴虚为本,故以补虚养阴为主,加补气药以助药力之气化。方中柴胡升提,助药力上达耳窍,荆芥炭引血归于正经,开血分之道路,使熟地黄、当归得入血分养血,肉桂温化下焦所补之津液,助其气化为用,芥子利耳窍,兼以化三焦膜原之痰湿,使三焦之气得以畅达。干祖望认为耳窍被蒙易致耳鸣,提出“升提清阳,耳窍乃通”的观点,重视升清降浊,常用药物为升麻、柴胡、葛根<sup>[18]</sup>。

**3.4 补肾宁心,交通心肾(启窍汤)** 对于已是出现双耳聋闭且耳内无痛的病人,多是大病之后或年老得之,乃肾虚火邪内闭不能上交于心所致,于此病症,陈士铎采用启窍汤治之。《辨证录·耳聋门》载方药组成为“熟地二两,山茱萸一两,麦冬一两,远志三钱,五味子二钱,石菖蒲一钱,炒枣仁三钱,茯神三钱,柏子仁三钱”<sup>[13]</sup>。方中菖蒲、远志开通宗脉,引肾气上通心窍,达交通心肾之功;耳鸣耳聋与肾的精气盛衰关系最为密切。熟地黄、山茱萸、麦冬、五味子补益津液同时配以酸收,敛藏津液入肾,使肾水得养,而虚火自息,自能上及与心。炒枣仁、柏子仁滋养心阴,茯神开心窍,使补而不壅。此方因耳病日久而成聋,周围脉络断绝,津液匮乏,心肾之道路不畅,故需以宣通之剂配合养阴之药以缓图,逐步润养充盈干涸之经脉,以求由气分和络脉层次起,逐渐恢复其功能,王道无近功也。陈振虎提出耳鸣耳聋与肾的精气盛衰关系最为密切,故此外还需注重补肾填精<sup>[19]</sup>。周凌常于补肾填精的同

时加入肉苁蓉、菟丝子以温补肾阳,取阴阳互根之意<sup>[20]</sup>。

3.5 润肾凉心,纳气归肾(两归汤) 对于心火亢盛,肾水不足以制心,而致心肾之通道闭塞导致清窍不通造成的耳病,陈士铎采用凉心润肾之法。《辨证录·耳聋门》载药物组成为“麦冬一两,黄连二钱,生枣仁五钱,熟地一两,丹参三钱,茯神三钱”<sup>[13]</sup>。方中黄连清心火,同时取其苦降之功,使心气得降;丹参凉润通心络,与黄连共清心火,同时恢复因心火亢盛损伤的脉络;麦冬养上焦津液,亦能滋养心阴,枣仁养心之阴分,心阴得充,则虚亢之火得以内涵;茯神《本草经解》言其有开心益智之功,可散心周之邪气,开心窍,使心周络脉得通,肾阴得以上呈;熟地黄甘温,滋养肾水,肾水得壮则足以上行制心。诸药共奏交通心肾之功。

3.6 疏肝养血,肝火得平(加味逍遥散) 若肝血亏虚,因怒而引动致气机上逆的两耳出脓作痛,陈士铎采用逍遥散加味治疗。《辨证录·耳聋门》载药物组成为“白芍、当归一两,柴胡、花粉二钱,甘草、陈皮、炒栀子一钱,茯神、丹皮三钱,白术三钱,枳壳五分”<sup>[13]</sup>。陈士铎在《本草新编》中有言:“肝因郁气之结,则虚者益虚,非大用芍药以利之,则肝气未易复,而郁气亦未易解也。”<sup>[15]</sup>陈氏认为血虚肝郁者,虽有气郁气逆之症,仍当重用芍药,必用至五钱以上,以其酸收能大滋肝中之血,肝气因血生而郁自解,盖气郁起于肝气之虚,肝血得养则肝气自舒。除了白芍外,此方重用当归以其养血补血,与芍药共滋肝阴,使阴能制阳,柴胡、枳壳、陈皮共泄厥阴上逆之气,天花粉滋润上焦津液,炒栀子泄上逆之火,茯神、牡丹皮通络散血,清肝经血分之瘀热。田理治疗肝火上逆之耳病多以清肝泄热、开郁通窍为法,选方丹栀逍遥散加减<sup>[21]</sup>。

#### 4 耳病的治疗特色

4.1 重视心肾相交的结构 《辨证录·耳痛门》有言:“虽耳属肾,而非心气之相通,则心肾不交,反致阻塞。”<sup>[13]</sup>陈士铎重视心肾相交对耳病的影响,认为心肾不交会致听闻之乱,且其对心肾相交的结构,有着自己独到的认知。《外经微言·脏腑阐微》指出心肾之间由胞胎的结构相连,“胞胎处水火之两歧,心肾之交,非胞胎之系不能通达上下,宁独妇人有之,男子未尝无也”<sup>[9]</sup>。胞胎的具体结构为“胞胎之系,上出于心之膜隔,下连两肾”。男子的胞胎不是具体结构,而是连接心肾的脉络。《石室秘录·论脏腑》有言:“不知男子之有胞胎,论脉之经络,而非胞之有无也。”<sup>[22]</sup>其结构近似于内经所言之胞脉,“胞脉者,属于心而络于胞中”<sup>[23]</sup>,可能与此脉相关,由此分出络脉入肾,且此脉为联络心肾之重要通路,心肾相交,耳窍的功能才能正常。具体处理心肾之间通路时,在经络层次陈士铎多以开通心络之药以通其道路,如丹参、茯神等,在气分层则以菖蒲通之,可见陈士铎认为此脉是以心为主而络于肾,故具体处理以清心活血为主,滋肾养阴为辅。

4.2 补虚多用轻清滋润之品 陈士铎治疗因虚所致的耳病,用药多以轻清滋润之品为主,以轻清能润上焦之津液,肺金得润则肾阴得养。《辨证玉函·耳聋》载“耳虽属于肾,耳聋自然是肾水之虚,以致肾火之旺,故气塞耳不通”<sup>[23]</sup>,即耳聋多为肾水之亏致虚火循经上炎,进而化郁堵塞耳窍之通路。《外经微言·肺金篇》谓“水无金生则水不能制火”<sup>[9]</sup>。故在具体治疗

肾水亏虚所致的耳聋时,陈士铎并不一味投重浊填精之药,喜用药轻清从中上二焦以润之,取金水相生之意,肺中津液充足则随肺气下降自能滋润肾阴,况耳属上焦,肺阴得润上焦津液得充,则耳窍亦能得到滋养。若独取重浊腻药,则易助三焦郁勃之气,使聋愈盛,故取此轻清滋润之法,日久见功。

4.3 理气多从少阳厥阴 朱丹溪认为“耳聋皆属于热,少阳、厥阴热多”<sup>[24]</sup>。耳聋之热多在于少阳、厥阴。陈士铎在《外经微言·寒热疏肝篇》提到“肝喜疏泄,不喜闭藏,肝气郁而不宣,则胆气亦随之而郁”<sup>[9]</sup>。肝胆为表里之脏,两者之气机互相影响,且三焦为脏腑之气游行之所,其气机调控与肝胆最为密切。《外经微言·三焦火篇》有言“胆与肝为表里,是肝胆为三焦之母,即三焦之家也”<sup>[9]</sup>。三焦之气本为脏腑之气所汇通,不易入手,此篇进一步提出肝胆可统摄三焦之气机。《外经微言·寒热舒肝篇》又言“舒肝木之郁,诸郁尽舒矣”<sup>[9]</sup>,提出畅达肝木之气,则五脏之气郁都可以得到疏解。根据以上陈士铎的理论,处理气郁治从肝胆便有了切实的依据。故陈士铎处理耳病的气机不畅从肝胆入手,一是处理肝胆本身之气郁化热,二是处理三焦之气的闭郁,以通达脏腑之气。

4.4 治疗多从整体入手 陈士铎在耳病治疗时耳窍局部的用药较少,多从调整整体气机的角度出发,认为津液得充,郁结得散之后,稍佐通窍之药即可恢复耳窍的功能,而不必在局部大量使用引经药和升散药增加气机运化的负担。此时因整体气机未调和,即便耳窍功能暂时恢复,日久仍会复原,甚至因用药消耗气血而加重,后仍需从整体病机着眼,即《黄帝内经》所谓“治病必求于本”。陈士铎认为仅在症状较为严重时可短暂多用升散开结之品缓解,但之后的疗程中还应养阴益气辅以通络来顾护其本,恢复脏腑的功能,方为治本之策。

#### 5 结 语

耳鸣是世界性难题,西医采用扩血管改善循环药物缓解症状,目前无有效治疗方法<sup>[25]</sup>。耳窍虽仅居方寸之地,然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稍有异常便显著影响生活质量,尤以缠绵难愈的耳鸣耳聋为临床棘手问题。陈士铎对于耳鸣耳聋的认识颇有见地,详细阐释了对耳鸣、耳聋、耳痛等多种耳病的治疗,其辨治从整体病机出发,认为耳属脏腑外候之官窍,官窍失职当责之与其相关经络及脏腑,或解郁、通络、补益,不独治于一窍。其以宗脉、心肾、三焦、肝胆为治疗靶点,进一步明确耳病治疗的核心病位,并强调耳窍疾病当用药清润,少投重浊,适时使用活血通络之品,值得后世医家学习参考。

#### 参考文献

- [1] 李梴.医学入门[M].田代华,张晓杰,何永,等,整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
- [2] 丁然然.从中医整体观探讨耳鸣与听力下降的相关性[D].广州:广州中医药大学,2019.
- [3] 刘素素.素问玄机原病式[M].孙治熙,孙峰,整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 [4] 灵枢经[M].田代华,刘更生,整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 [5] 巢元方.诸病源候论[M].孙理军,张登(下转第244页)

-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4(1):127-134.
- [19] 方磊,赵静,罗文华,等.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建设策略:基于浙江生物医药产业的案例研究[J].中国现代应用药科学,2022,39(22):3014-3023.
- [20] NAMBISAN S, ZAHRA S A, LUO Y D. Global platforms and ecosystems: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heor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9,50(9):1464-1486.
- [21] 柳卸林,王倩.创新管理研究的新范式:创新生态系统管理[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21,42(10):20-33.
- [22] 刘小熙.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创新发展模式研究[J].黑龙江科学,2021,12(8):160-161.
- [23] 章涤凡,常浩娟,于博,等.云南中医药产业创新集群发展和竞争力提升研究[J].中国医药导报,2020,17(30):193-197.
- [24] 许俊锋,贾琳,吴丹.县域中药材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构建[J].乡村科技,2019(32):59-60.
- [25] 刘和东,刘权.高新技术产业生态系统的演化效应与协同机制[J].技术经济,2021,40(1):99-106.
- [26] 谭劲松,宋娟,陈晓红.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与演进:“架构者”变迁及其战略行为演变[J].管理世界,2021(9):167-190,235.
- [27] HANNAH D P, EISENHARDT K M. How firms navigate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nascent ecosystem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8,39(12):3163-3192.
- [28] 欧忠辉,朱祖平,夏敏,等.创新生态系统共生演化模型及仿真研究[J].科研管理,2017,38(12):49-57.
- [29] JACOBIDES M G, MACDUFFIE J P, TAE C J. Agency, structure, and the dominance of OEMs: Change and stability in the automotive sector[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6,37(9):1942-1967.
- [30] 辛本禄,耿晶晶,朱成峰.中国冰雪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建构及运行机制研究[J].中国软科学,2024(5):48-57.
- [31] 傅春,王宫水,李雅蓉.节能环保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构建及多中心治理机制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9,39(3):129-135.
- [32] Adner, R. Ecosystem as structure: An actionable construct for strategy[J]. Journal of Management,2017,43(1):39-58.
- [33] 刘静,解茹玉.创新生态系统:概念差异、根源与再探讨[J].科技管理研究,2020,40(20):8-14.
- [34] 刘良,潘胡丹.我国中医药科技创新面临的挑战及发展举措[J].中国科学基金,2024,38(3):406-411.
- [35] 李维梁,高雅.供需协同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构建及对策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6,30(11):180-184.
- [36] 林艳,张晴晴.构建区块链创新生态系统研究:发挥政府引导作用[J].理论探讨,2019(1):161-166.
- [37] JACOBIDES M G, CENNAMO C, GAWER A. Towards a theory of ecosystem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8,39(8):2255-2276.

(收稿日期:2024-11-21 编辑:李海洋)

(上接第229页)本,点评.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8.

- [6] 郑洪新.张元素医学全书[M].2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
- [7] 张景岳.景岳全书[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 [8] 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M].苏礼,焦振廉,张琳叶,等,整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
- [9] 陈士铎.外经微言[M].柳璇,宋白杨,校注.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
- [10] 黄元御.黄元御医书全集[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6.
- [11] 张仲景.金匱要略[M].何任,何若莘,整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 [12] 刘洁菡,李花,刘旺华,等.从少阳及厥阴入手疏利三焦气机以治疗疑难杂症[J].中医药导报,2023,29(12):159-162.
- [13] 陈士铎.辨证录[M].歧伯天师,口述.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
- [14] 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M].李云,点校.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 [15] 陈士铎.本草新编[M].柳璇,宋白杨,校注.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
- [16] 张莉唯,朱晓云.刘喜明从火热论治耳鸣的经验[J].上海中医药杂志,2022,56(7):30-33.
- [17] 鲁婷婷,田径,刘朴霖,等.张志远从肝、脾、肾论治耳鸣经验[J].中医杂志,2023,64(13):1308-1311,1321.
- [18] 侯晓菲,史军,陈小宁,等.国医大师干祖望治疗耳鸣的学术经验及用药规律[J].陕西中医,2022,43(7):963-966.
- [19] 罗旭凯,汤嘉豪,陈振虎,等.陈振虎运用岐黄针疗法治疗神经性耳鸣耳聋经验[J].中医药导报,2024,30(7):152-154,158.
- [20] 高雪娇,刘刚刚,周凌.周凌针药并用从脾肾论治老年神经性耳鸣的经验总结[J].中国医药导报,2023,20(17):140-143.
- [21] 曾珍.田理教授从肝脾肾三脏论治耳鸣的经验[J].广西中医药,2021,44(2):38-39.
- [22] 陈士铎.石室秘录[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9.
- [23] 陈士铎.辨证玉函[M].陈熠,编选.影印本.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 [24] 朱震亨.丹溪心法[M].王英,竹剑平,江凌圳,整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 [25] 魏翠萍,张红文,王飒,等.神经性耳鸣的中医治疗研究进展[J].中国疗养医学,2024,33(10):77-79.

(收稿日期:2024-12-11 编辑:时格格)